

刘海栖 著



有鸽子的夏天

二米是我们街上的养鸽子大王，他比我们大一点，他养了好多鸽子，有十几只吧。他的鸽子颜色多是瓦灰色的，或深或浅，也有黑色的，还有两只绛紫色的，但一只白色的也没有。

二米的鸽子飞起来有一大群，看上去很壮观。它们以二米家的房子为圆心，转着圈飞。二米在其中一两只鸽子的尾巴上装上他自己制作的鸽哨，鸽子飞的时候，鸽哨就发出嗡嗡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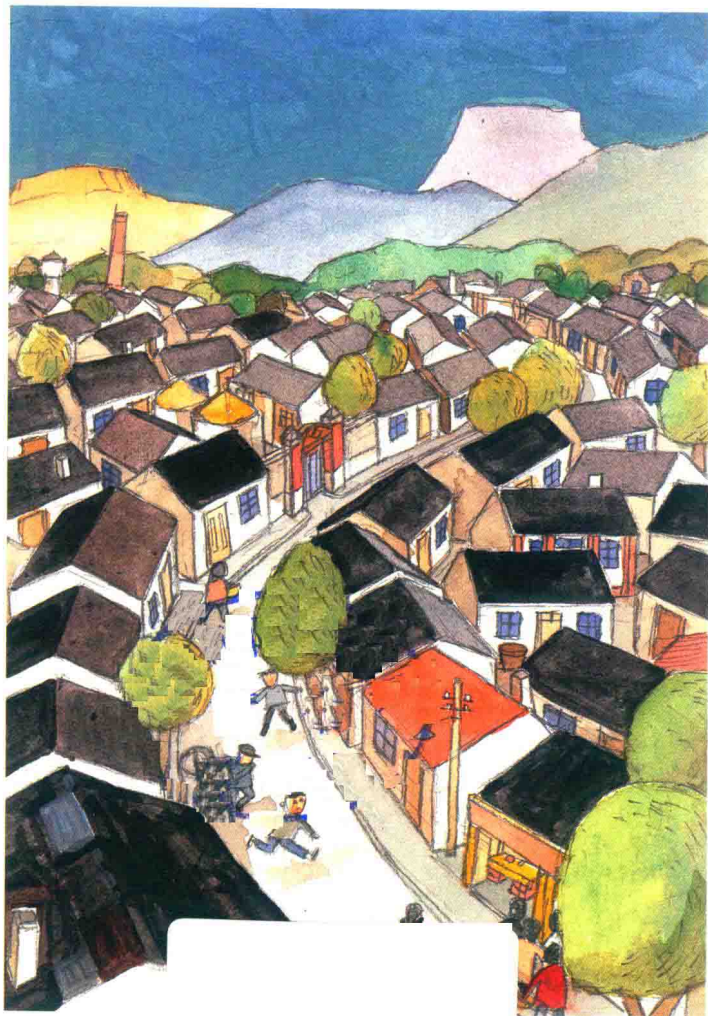
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有鸽子的夏天

刘海栖 著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鸽子的夏天 / 刘海栖著. -- 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701-0446-8

I. ①有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7020 号



YOU GEZI DE XIATIAN

有鸽子的夏天

刘海栖 著

主管单位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人: 刘东杰

出版发行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地址: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: 250001

电话: (0531) 82092660

网址: www.sjs.com.cn

印刷: 济南龙玺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: 889mm × 1240mm 1/32

印张: 10.375

印数: 10001-40000

字数: 102 千

定价: 35.00 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印厂电话: 0531-86027518

关于作家

刘海栖，山东海阳人，生于武汉。长期从事童书出版工作，编审。曾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、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、山东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。作品曾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，入选“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”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”。

给小读者看的序

赵 霞

亲爱的小读者，当你翻开这本书，你将同时翻开的，是五十多年前的一段时光。

五十多年意味着什么？

五十多年前，绝大多数人家没有电视、电话，更不知道电脑、手机为何物。五十多年前，商店里没有琳琅满目的玩具，一个孩子从早到晚，可能都在四处游荡。从现在往后数，再过五十多年，你们诸位，现在的小学生、中学生们，早都长成大人了。我们也很难想象，到那时候，孩子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
这么想想，去看五十多年前，跟你差不多的孩子都在想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，是不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？

你会看到，那时候的孩子养鸽子，在屋顶上把破布做成的旗子摇得飒飒响。那时候的孩子玩杏核，谁要是拿得出一书包黄澄澄的杏核，就是天下最大的富翁。那时候发大水，大伙儿都赶去洪水里捞“宝贝”。那时候的孩子还制鸽哨，做煤饼子，削木头陀螺……

看着五十多年前的这群孩子，你也许会情不自禁地嚷起来：哇，他们那时多有趣啊！

但读着读着，你一定也会发现，从那时到现在，尽管过去了五十多年，尽管生活历经巨大的变迁，但总有些什么，让我们觉得既不遥远，也不陌生，甚至是倍感亲切的。

每一个孩子，从过去到现在，都是一样地热爱游戏，热爱生活。

每一个孩子，从过去到现在，都分享着相近的渴望和欢乐。

还有，每一个孩子，不管身处什么样的时代，不论贫穷还是富足，都会遭遇一样的困境——那种让你在一瞬间强烈地感到对世界、对生活无可奈何的困境。怎么看待它，理解它，克服它，跨越它，也是每个孩子都要经历的成长的课堂。

所以，这部小说不仅是在给我们讲一个已经过去的故事。从这个故事里，你还会看到对今天和此刻的你来说同样充满意义的生活的内涵：不害怕的勇气，不孤单的温情，以及，对世界和生活有所道义信仰。

想想吧，有一天，你的童年也会成为过去的故事。你愿意它成为什么样的故事？你希望这个故事里有些什么？为了这个故事，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？

翻开《有鸽子的夏天》，或许你会找到一些闪烁的答案。

（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、青年评论家）

序

赵霞

去年秋天，我在青岛参加一个会议。晚上，一行人坐着车，往青岛老城参观。十月下旬的青岛，空气微寒，我们去看夜色中的圣弥爱尔教堂、安娜别墅、德国水兵俱乐部旧址。我与海栖先生且行且聊。他的谦逊的博识，体贴的照拂，还有爽朗的大笑，融化了秋夜里的寒意。

我想起一事，忽问：“刘老师，您还准备再写小说吗？”

他笑道：“嗯，有这个想法，我想写写我的童年。不过，我可能还是适合写童话。”

我没有再问了。在我的脑海里，海栖先生这些年的童话太有个性，太有风格了。想起他三十年前写过的那些儿童小说，倒成了朦胧的记忆。我一时想象不出，他再写起小说来，该是什么样子。

会议归来，生活照旧。转眼过了年。二月里的一天傍晚，我正在书房忙着，卫平拿着手机走进来，一脸掩饰不住的兴奋：“海栖的小说新作，我刚读了开头，文字好极了。”他顿了顿，又加了一句：“可能会是他的一部突破性的作品。”准备发表这部作品的《十月少年文学》编辑部想请他写一篇评论，他第一时间在手机上打开微信来读。我们日常的习惯，分头工作，一般不轻易打断对方。他的兴奋感染了我。我想等手头的事情忙毕，再去看作品，但终于耐不住，把他的手机拿了过来。

这么一读，我也给迷住了。有那么一会儿，

我的脑海里只盘旋着海子和他的鸽子的故事，盘旋着山水沟街那一群孩子们叽里呱啦、奔来跑去的身影。

我发现，海栖其实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。

一部《有鸽子的夏天》，那样的一气呵成，畅快淋漓。海栖先生把童年生活的滋味简直写绝了。尽管那时的日子还远不能用富足这样的字眼来形容，却不能限制一个孩子创造他的日常生活的想象力和行动力。海子、二米、鸭子、二老扁，养鸽子、玩杏核、抽陀螺、抢菜……那样的推推搡搡、吵吵嚷嚷，却也是那样的欢欢喜喜、热热闹闹。这一群精力过剩的孩子，多么令人头疼，又多么令人羡慕。一看到他们，我们会想到，不论社会如何演进，生活如何变迁，在历史的角落里，总有一个永远的孩子，在那里不知疲倦地蹦着，跳着，玩着，笑着。

那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永远的童年。

我早知道海栖先生擅长很多。在我眼里，他就跟万事通似的，什么都晓得。我喜欢听他谈童书，谈出版，也喜欢听他谈时事，谈文化。我们一起在博洛尼亚参加书展，听他介绍意大利各地的地理、物产、民风，太有趣。我还知道，他上过体校，进过兵营，打得一手好乒乓球。但是我不知道，他原来还养过鸽子，学过木匠活。他能如数家珍地报出鸽子的各种名号及特征，还弹墨线、使刨子，做过凳子、柜子，居然还组装过收音机。小说里那些旧时童年的游戏，旧时平民的生活，之所以那样眉眼鲜活，神情毕肖，都是有他童年时代的亲身经历衬底的缘故。

那是儿童小说创作的一座富矿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能用那样清浅自然的语言，把这些记忆里的经验生动地还原出来。说实话，

读作品之前，我的心里还是怀有疑虑。我熟悉海栖童话的语体，那种热闹、夸张、充满喜剧味儿的幽默，用在童话里自成一家，别具一格，却恐怕不是最适合儿童小说的语言质料。到了《有鸽子的夏天》，他把小说语言的感觉调得恰到好处，一如他笔下的童年世界，朴素而鲜活，清亮而生动，趣味与幽默都酝酿得恰到好处。神气的二米和他的鸽子群一出场，我们仿佛听到了鸽子翅膀的扑棱声，还有那渐渐地淡远、又渐渐响回来的鸽哨声。在这个由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想象等一齐烘托出的画面里，有一种切实寻常而又莫可言状的气息，牢牢吸引着故事里的海子和读着故事的我们。

我想，我们每个人的童年，都曾或多或少地被这样的气息笼罩、浸润。我就几乎迷失在那场小小的杏核游戏里——它是多么亲切日常，多么

生气勃勃，又多么回味无穷。“秋风起了，玩杏核的把戏就结束了。”不知道为什么，读到这样简朴的叙说，我的心里会升起如此强烈的混杂着甜蜜和感伤的情绪。或许，这就是童年，单纯到一眼就能看透，却又总会在舌尖留下一点品咂不尽的滋味，清贫到每个人都能拥有，却又因它的终将逝去而令我们叹惋感怀。

然而，海栖没有让他的笔墨迷失在这样的生活慨叹里。在活灵活现地摹写童年生活情味的同时，他从未忘记身为一个小说家的职责。小说中那些起初看似散漫的细腻、真切的生活片段和细节，都暗暗指向一个更核心的故事，正如所有枝叶的伸展都暗含朝向树干的聚拢。这个核心的存在，将小说的故事趣味推向了更阔远的境界。同时，借助这一故事结构的表现力与表达力，它也使这部作品不仅是对过往童年生活的某种追溯或

记录，更构成了对永恒的童年精神命题的一种书写与探寻。

海栖先生是一位写故事的高手。整部小说由鸽子入笔，正写到酣处，却由“所以我觉得养鸽子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”，一笔宕开，落至闲悠悠的“好在我们有别的事情做”的附笔。就在我们读着那些快乐而迷人的童年游戏、差不多要忘了鸽子这回事时，作家又将它不露声色地忽然端回到我们眼前。我们于此方知，一切闲笔，其实无不在为“我”的鸽子的出场渲染铺垫。二米、鸭子、二老扁、三扁、孔和平、徐小杰等人，各有各的精彩故事，但他们同时也是这场养鸽子、丢鸽子、要鸽子的生活戏剧必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素昧平生的胡卫华，居然会以那样的方式与“我”的生活发生交集，令人慨叹生活本身就是一出传奇。木匠王木根是个非常有“料”的角色。

他赶来要给鸽子笼加门扇的细节，可谓飞来一笔，那种朴拙中的滑稽，滑稽里的庄重，庄重下的感动，令人既忍俊不禁，又愀然动容。还有德惠姨、曲叔，甚至郭一刀的亲家马大嫂，可以说，每个次要或边角角色的出现，都跟“鸽子”有着割不断的关联，都在充满生活滋味的延宕中推动着故事的前行。

这样，主线故事既被生活的枝叶牢牢地掩盖着，又强大地主宰着这些枝叶的生长。由“我”意外得到鸽子，到学着自己养鸽子，到与伙伴们不无骄傲地分享养鸽的欢乐，再到丢失鸽子，进而想方设法、钻破脑袋地要去讨回鸽子，一个孩子的快乐和忧愁是那样牵动着我们的注意和关切。这期间，许多不经意的叙事伏笔，是要一直等我们读到后来某个重要叙事片段的呼应和揭晓，才带给我们恍然大悟的惊喜。

例如，小说首章这样提到送煤工人赵理践：“赵理践长得瘦瘦小小，但力气很大，据说以前当过和尚，练得不吃肉光吃素，拉起车来像老鼠拖木锨。”初读来，这似乎只是充满生活滋味的随手一笔。谁会料到，那句仿佛随口带过的“以前当过和尚，练得不吃肉光吃素”，竟是整个故事中那样关键的一处伏笔，也是其中最重大的那个悬念得以解套的重要支点。没有“不吃肉光吃素”的铺垫，便没有赵理践最后作为解套者的出场。再如，“我”有了两只鸽子之后，伙伴们都不去二米家了，“他们都想到我家里来，用窝窝头召唤我的黑小白和白小黑，叫它们往手上飞。”谁能想到，正是这个小小的欢乐举动，已暗伏下莫测的凶险可能。草蛇灰线，伏脉千里，隐于不言，细入无间，这是极高明的做故事的手法。小说中，这样的叙事伏笔和呼应既巧妙，又自然，从而令整部作品读来充满了故